

章太炎先生所著書

二十

荊漢微言

章氏叢書

此中所述餘杭章先生口義百六十七首起自乙卯訖於丙辰之初就所臆持次弟足記凡諸眇義古近希有不自私利布之世閒亦擅度之行也丙辰仲春弟子歙縣吳承仕記

昔居東時有人問言心本真如性何緣突起無明桂伯華舉起信論風水之喻荅之然水因風而有波水是真如性波是生滅心風乃外來本非水有而無明真如是一心法則斯喻原非極成有執是難桂無以解余謂馬鳴之言容亦有漏解斯難者應舉例云如小兒蒙昧不解文義漸次修習一旦解寤當其既通與昔未通之心非是二物然未通之時通性自在喻如真如當其未通喻如無明由塞而通喻如始覺同本苟無通性則終不可通若無不通之性何必待學習方知文義邪雖然斯例則通達矣而終不解無明突起之由余以所謂常樂我淨者我即指真如心而此真如心本唯絕對既無對待故不覺有我即此不覺謂之無明證覺以後亦歸絕對而不至再迷者以曾經始覺故復有問言何時

而有無明此難較不易釋佛書多言無明無本際蓋爲此也然深思之故亦有說時分之成起於心之生滅生滅心未起則時分之相無自建立因無明而心生滅因生滅相續而有時分之相故謂之無始無明苟諦察之斯難又無自發矣蓋真如門言語道斷心行處滅一落名言計度即生滅門攝故風水微塵瓦器金莊嚴具等以喻合法皆不諦當者以非一切世閒有爲法所得比擬故也第七識恆審思量唯是執我此最易驗然常人以爲不遇我對則我執不見不知念念不已即似無念念執我即似無我必有非我之色忽然見前乃覺有我實則念念相續俱是我執即如出話撰文卅串成體足以自達亦由我執相續乃至行住坐卧未嘗起想念我而終不疑是誰行誰住誰坐誰卧此即末那之用也

破我執易破法執難如時閒有無始終空閒有無方所皆法執所見此土陸子靜輩思之終不了然實未達唯識之旨時閒者起於心法生滅相續無已心不生滅則時閒無自建立矣空閒者起於我慢例如同時同地不能並容二物何以

不容則因我慢而有界闕因界闕而有方所滌除我慢則空閒亦無自建立
矣

昔人言性者皆非探本之談不知世所謂善惡俱由於末那識之四種煩惱仁
爲惻隱我愛所推義爲羞惡我慢所變及夫我見我癡則不可以善惡言矣
廣說亦得言有善惡相應然以仁義禮智四名並舉即非實說仁義自是相
稱智爲是非之心即屬我見禮者隨順世俗加行有爲之事其業用與法律
同科與三德不相類也若言辭讓之心此即慢心負數而亦攝在羞惡心中
不得並列爲四應言固必之心誠之端也屬我癡攝與愛慢見列爲四相而
是四相堪爲善業亦非不可爲惡業愛爲淫佚慢爲悖悻見爲邪慧癡爲頑
嚚故應說言無記說言無善無不善說言洩之東方則東流洩之西方則西
流

東土比北無有戒律而解經過於中夏然諸緇素博士不能真解無我有一博
士說言釋迦既言無我懼人放棄責任乃以輪回酬業之說自救此二說者

要爲矛盾誠令無我輪回者誰邪余聞之笑曰正因無我故得輪回若常樂我淨者輪回何自起邪義本一貫而彼以爲強施補直實不解無我義耳佛說無我本與數論勝論對辯非與通俗對辯也彼所謂我是實是徧是常而阿賴邪識所變我相五蘊所集我相非實非徧非常故說無我若如通俗所言唯於是時是處見起主宰而不定謂是實是徧是常佛亦自稱曰我豈與通俗起爭邪

勝論書有十句義列在釋藏近世鮮傳其學數論則有金七十論其說爲詳余又從印度學者得彼偈頌亦金七十論之流因與對譯其文如左

我以何故生 我在何處生 命以何故住 命在何處寄 由何住樂境 我論何所依

時自性淩定 及儻來四轉 以此爲本因 思或是丈夫 聚合者非因 除人獨存在 有此阿德摩 苦樂之本根 彼隨順寂定 內視之所 見 神我之功德 於內被包裹 此則爲起因 宇宙一切時 阿德摩

乘載 即此爲住處

觀此所說時自性決定儻來四轉皆非我因而我自在故我是實宇宙爲我所乘載時亦我所乘載即爲住處實無所住故我是徧是常通俗言我寧有斯義佛遮實常徧我而不遮通俗所說之我寧有懼人放棄責任之事

梵語常言稱我者七

格三數凡二十一語而阿德摩不在焉其主格單數則爲阿鞠業格單數則爲帆摩具格單數則爲摩邪佛所遮我遮阿德摩非遮阿鞠等也此土說

我我本俄字義爲頃頓展轉引申乃爲施身自謂以俄頃之義爲我所謂剎那生滅如燄如流是亦不執我爲實徧常也通俗之義大率相類唯言己著古音義與久相近容是常我耳

佛法雖稱無我祇就臧識生滅說耳其如來臧自性不變即是佛性即是真我

是實是徧是常而眾人未能自證徒以生滅者爲我我豈可得邪及得佛果

佛性顯見即爲常樂我淨此則涅槃經中所說第一義諦要知無我真我乃見

然則是兩說者亦櫻而後成者也今應說言依真我

如來臧是實徧常起幻我

阿賴耶非實徧

常
依幻我說無我依無我見真我

涅槃既說佛性爲眞我而大乘入楞伽經又說如來藏無我此之參商若爲和
會案楞伽云太慧白佛言修多羅中說如來藏本性清淨常恆不斷無有變
易在於一切眾生身中爲蘊界處垢衣所纏貪恚癡等妄分別垢之所污染
外道說我是常作者離於求那自在無滅世尊所說如來藏義豈不同於外
道我邪佛言我說如來藏不同外道所說之我若欲離於外道見者應知無
我如來藏義爾時世尊即說頌言士夫相續蘊眾緣及微塵勝自在作者此
但心分別詳此文義外道所說我體不離五蘊五蘊是生滅法不與如來藏
相契是故佛說如來藏不同外道所說之我無我如來藏者即謂如來藏中
無有如彼外道所執我相斯乃正與涅槃相成曷嘗自爲參商邪又諸言我
外道通俗種種不同通俗言我對彼而說而此如來藏者法性一如無有對
待亦且不同通俗所說之我若諦言之有我無我皆不可說何以故本有自
體故非無我非生滅識非蘊界處無有對待故非有我亦如法身非有形骸
肌肉毛髮豈得說之爲身邪然則第一義諦一切言說皆不相應惟是隨順

假名示以標的以諸名字皆依世俗造作非依真諦造作故

或疑果有輪轉情命要當有數今則孳乳繇衍知不爾也應荅彼言佗方來生且不置論局論此土上古草昧傍生多則人少矣今世開拓人多則傍生少矣互爲正負亦豈見其逾溢也但人趣孳衍則生存競爭轉烈此作易者所以憂患

未證無我者依比量可得證成無我依見量不能證成無我

此所謂見量據因明所說見見別轉

不帶名種者非唯識性真見量也然舊或說爲非量者乃以意識分別妄見歸咎意根耳

康德言我之有無不可知斯其

慎也若上帝者惟是非量亦言上帝有無不可知何哉生長彼土不得不維持彼土世法爾

一切有情悉有我愛我不可見惟依勞力以見諸愛我所有法者情之厚薄不

在彼境親疏緩急美惡勝劣之差而在勞力劇易之差文人之矜惜筆箸大農之固護金錢比於五欲增上數倍而勤苦聚財者愛及糞壤世承家業者塵土千金即其驗也以我爲勞力所依故不捨勞力者捨其所依亦難中土

衣食之資皆以營作得之印度則以任運得之勞力既殊故惜生捨生之念亦異佛法既入知求解脫者衆矣而專趣大乘不趣小乘者豈非不欲速證涅槃故邪佛初出世成就印度無學聲聞甚衆而聽信大乘者希比及象法菩薩轉多信仰大乘之風亦盛則以世務漸繁治生稍劇故也外及遠西人貴自立其承祖父遺產者又視中土爲寡而出世之念幾絕矣然人生苦痛甚多勞力一端亦不障道

觀所緣緣論云外境雖無而有內色似外境見許眼等識帶彼相起及從彼生具二義故又說極微是緣然非所緣和集相是所緣然非是緣互闕一支皆不成立其論至明了矣設有難言既許內色似外境見內色惟是自心相分何故同時同處不能普見內色而以遠近去來成此隱顯差別論者必言臧識雖具一切相分而爲末那所執局在形內是故不能普見應復難言若境界在外者汝義可成既說內色內色則是臧識所具臧識雖被末那束於形內而此內色豈復在外唐申此救豈能解惑論者必言眼識生時藉空明緣

以內色無空明緣是故不能內見應復難言空明緣者亦是自心相分無有
外境既具在心何因闕緣而不能見又眼識生非一切時藉空明緣如睡夢
位所見景像從眼識生而彼豈有空明外緣是故此救亦不成就論者必言
臧識普見即同無見是故自心不能了別應復難言普見則同無見我亦
許立然彼觸受所得既非外境還即自心內色一分同在普見之中何因
獨能偏見論者又言自心相分是種非果果則能見種子非見是故無普
見事應復難言既無外境有何所以而成此果應一切時惟是種子終不見
果而今有果能見此救不成爲說至此唯識諸師皆窮是故我今救言一切
鑛物皆有臧識隨其大小以爲身體識與識者體相名數等無差別由彼
臧識與己臧識對構方能映發識識相遇如無線電對至即通不煩傳送
如是己識方起自心相分變見似彼境界爲所緣緣彼識不與己識對者除
睡夢位亂意識外則自相分不能變起由是遠近去來能成隱顯差別無同
時同處普見之過彼若詰言鑛物可許有識而彼真空決定無識不能對至

何因自心相分變見真空可觸可見真空既非含識而可觸見即知鑛物亦爾汝義不成應荅彼言誰說真空是可觸相直無觸耳又此真空亦非可見琉璃瓶中排气令盡自外望見曾非真空惟是空一顯色而彼顯色是白日光或燿火光日火有識與己識對是故相分變見日火光象非見真空汝難不成彼復難言既執鑛物有識所見則成外境何得說言自心相分應荅彼言外境是無他心實有唯識云者許各各物皆唯是識非許唯有自心一識說有他心豈成違礙又今所見且非他心但由他心對至自心即有相分變見無所難過他心亦能自見相分而此所見唯是自心相分非是他心相分所以者何無有少法能取少法故如無線電甲乙兩端雖相波動乙端之動非甲端動故

上來且依眾生明了識說爲唯識師解圍若定果色雖無他心對至亦見色相此由專注一境所成其與夢境治亂雖殊還成一類若諸大覺己心他心等無有異所起海印三昧亦能普見以無所見故無不見然非眾明了意

識所證故不具說若就真諦普見別見同是虛妄以相分即是心上障礙若離業識即無見相故

康德以來治玄學者以忍識論爲最要非此所得率爾立一世界緣起是爲獨斷而此忍識根本所在即非康德所能分辨由彼知有相見二分不曉自證分證自證分故次有洛耆園氏駁之曰欲忍識此忍識者還不得不用忍識是則陷於循環論證余以洛耆園氏但曉前二不曉後二亦與康德同過大抵此曹所謂忍識即是見分而信解此忍識者乃自證分不曉此異遂謂忍識此忍識者還待忍識且自證分之與見分其爲忍識雖同分位即異今有嬰兒墮地未能自言而質定此爲人類者誰邪則其母與乳醫也母與乳醫非非人類以人類質定人類何故不曰陷於循環論證由此三者人類則同分位有異是故不陷循環論證彼見分者喻如嬰兒自證分者如母乳醫若知此義異論可了洛耆園氏坐不知此欲於忍識界外不由階緣建立一世界觀斯乃獨斷之甚前世希臘史多迦派玄學有知此者其說曰觀念真妄

以何質定荅曰合於對境事物是則爲真然其合於對境事物與否以何方
便而能自知觀念真者當其起時必有別一觀念伴侶而起爲直接之證明
是故觀念真妄不待外物證明詳此所稱對境即是相分所稱觀念即是見
分所稱別一觀念伴侶而起爲直接之證明者即自證分即此直接證明之
果即是證自證分其說優於康德洛耆圍等遠矣然此所論猶未窮了以成
就俗諦者依分別智忍識成就真諦者依無分別智忍識故

世說僧意問王荀子聖人有情否王曰無重問曰聖人如杜邪王曰如籌算雖
無情運之者有情僧意云誰運聖人邪荀子不得荅而去此由未契心佛眾生
三無差別故不能荅耳應荅彼言眾生緣力是運之者聖人有依佗心無自
依心故然以此說諸佛則可十地以下固未可爾仲尼哭慟夢想非眾生緣
力運之也何平叔以爲聖人無喜怒哀樂此即郭象所宗而此土至聖實未詣
此王輔嗣曰聖人茂於人者神明同於人者五情神明茂故能體沖和以通無
五情同故不能無哀樂以應物然則聖人之情應物而無繫於物者也此則

菩薩斷所知障留煩惱障輔嗣已識其端矣

楊仁山云今歐州人服食起居較之吾輩良好安適殆將十倍必其前生信佛持名精勤遠過吾輩故受茲多祜此說似陋甚矣果歐州人前生皆佛子何以一墮歐土均信天乘邪大抵人天下乘亦多白業毛道凡夫非無善行因果殊勝固無足怪至於佛法乃是涅槃之因豈專富貴尊榮之因邪仁山又云宋儒誦佛死後必墮那落迦宋儒之見謂其執著有邊不窺真諦則然矣且印度小乘諸師未嘗不誦大乘豈一切墮那落迦乎聰慧之士懷疑固多其於佛說一生不能遠信此恐不止宋儒也

天之蒼然非有主宰而自古言命者若謂發號誥諄諄矣獨有荀卿深達理要正名篇云節遇謂之命此義應思依此國土見此根身乃至窮通壽夭之類此皆所謂遇也荀子必言節遇者何哉節本作已命本爲令令者集已其義即謂合符因果酬業歷然不爽比於合符故謂之已已無鉏鋸自然泯合非有帝天爲行詔令亦非若范縝所言落花隨風或墮茵蓐或墮藩溷者矣然人心違

順本無恆劑其有乍發洩心能爲禍福者非必因於宿業而受之者誠爲遇也已遇並言其義始了

今世言佛法者多言命本素定非人力所能爲宿命應富藍縷者未嘗有爲千金可自然致也宿命橫死雖多方趣避怨家必自然就之也斯言甚謬凡事成就非一正因爲之必賴助緣方得成果命爲正因若無智力爲其助緣果不成就寧見終身甘寢不起牀坐錢幣自就其前者夫怨親構會雖由夙業假令素懷憎怨者一朝發出世心其尚有報復事邪故謂專由智力者非謂不由智力亦非謂本無宿定者非謂純由宿定者亦非

數論建立神我勝論建立微塵實性未嘗崇拜天神願生上界也而列在天乘者以其志大材劇所引之果祇生天趣耳亦稱邪定聚者方鍼偏指差以豪釐即謂之邪非若自在梵天諸教胡越背馳也轉勝論則入小乘矣轉數論則入大乘矣

老子以道德高於仁義仲尼亦云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何平叔說道不可體

故志之而已德有成元故可據仁者功施於人故可倚之是道德果在仁義上矣仁義唯有施戒忍進四度而定智皆劣通在人乘道德則六度眩之惟菩薩乘是故其言有別仲尼言仁復有兼眩萬善者此則菩薩行中一波羅密具一切波羅密其別言者但據本行耳以是爲說通別無礙

吾輩說佛學與沙門異撰入道階位非親自證得者不說神變之事非今日可目驗者不說圓通之談隨事皆可附會者不說今世競重科學言必徵實徒陳侈大未足厭望是故被機起信莫如大乘起信楞伽深密及相宗諸論彌勒當來下生佛有豫記由今觀之其端兆亦可識矣

程伯淳謂王介甫云公言道如在十三級下談塔上相輪如某必親到相輪方說相輪斯言甚是可爲依傍佛法輕說法身報身大智業用者戒佛法以證爲究竟本貴其實驗耳真如不可以意想驗若夫八識四相三細六麤五心五徧行境內自觀察外參之界同分未有不可驗者是何縱談心學而不憚于是邪

佛書紀神變如大地震動天雨華等惟心所見故亦可爾然衆經多載是言必非事實要是記者形容逾溢之辭蓋梵土文章不長敘事是以至今無史其敘事率如辭賦之言鋪張揚厲不以爲怪執者以爲事實鑿者又云託事喻理此皆不諳文體之過也豈獨西土中夏春秋以前記述之文皆非直敘如書稱祖考來格鳳皇來儀百獸率舞鳳之來獸之舞事所或有祖考來格誰其見之古人文拙記事多有比況左氏以下始免此失爾

佛書言體相用由勝論實德業轉變其名耳自有生無生諸行上及真如無不具此三事然台宗末流于經論稍有滯著即以此三籠罩轉益浮辭無補實義即佛家之對策八面鋒矣

某比北講楞嚴次語聽衆曰今人言地圓以美州正晝當此土中夜爲證此亦不然如果有人具大神變一眼觀中國一眼觀美州此晝彼夜一時具見始足證成其說今既不爾故知其誣異時嘗爲先生述之先生曰沙門執筆一至是乎佛說樓炭經當是隨順印度舊說人之所教我亦教之佛本閱覽